

琼瑶 著

白狐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琼瑶 著

白狐

I34.7
343
1
029336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1988 · 哈 尔 滨

你可听说过那些古老的老故事？
你可听说过那些久远以前的传奇？
你可知道有多少曲折的、动人的、奇异的、
悲凉的故事，都已湮没在时光的流逝之中？
我愿为你述说：那些老故事，那些——
湮没的传奇。

3346 113

目 录

白狐·····	(1)
水晶镯·····	(51)
石榴花·····	(85)
杨柳青青·····	(131)
画梅记·····	(201)
禁门·····	(235)
写于“湮没的传奇”之后·····	(283)

白 狐



“少爷，再有三里路就是清安县的县境了，您要不要下轿子来歇一歇呢？”老家人葛升骑着小毛驴，绕到葛云鹏的轿子旁边，对坐在轿子里的云鹏说。

“天色已经暗下来了，不是吗？”云鹏看了看天空，轿子两边的帷幔都是掀开的，云鹏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四周的景致。他们这一行人正走到一条山间的隘道里，两边都是山，左边的陡而峻，遍是巍峨的巨石和断壁悬崖，令人颇有惊心动魄之感。右边却是起伏的丘陵山脉，一望无尽的丛林，绵绵密密的苍松古槐，参天的千年巨木，看过去是深幽而暗密的。这时，暮色已在天边堆积起来了，正逐渐地，逐渐地向四周扩散，那丛林深处及山谷，都已昏暗模糊。几缕炊烟，在山谷中疏疏落落地升起，一只孤鹤，正向苍茫无际的云天飞去。整个郊原里，现出的是一份荒凉的景象。

“是的，天马上就要黑了，”葛升说，“我已经吩咐点起火把来了，您轿子四角上的油纸灯，也该点着了。”

“那就别休息了，还是乘早赶到清安县去要紧。我看这一带荒凉得很，不知道清安县境里是不是也是这样？”

“据张师爷说，清安县的县城里是挺热闹的，至于县里其他地区，和这儿的景况也差不多。”

“那么，老百姓种些什么呢？”云鹏困惑地看看那峭壁悬崖，和那丛林巨木。

“爷，您没听过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那句话吗？”葛升

骑着驴子，扶着轿沿儿，一面前进一面说。

“哦？”

“这儿是山区，老百姓就要靠山吃饭哪！张师爷说，这里的庄稼人还没有猎户多呢！”

“能猎着什么？”

“可多着呢！熊哪，貂哪，老虎哪，鹿哪……都有。”

葛云鹏点点头，不再说了。环视四周，他心里不能不涌起一股难言的感慨。人家说十年窗下无人知，一举成名天下晓。他也算是一举成名了。在家乡，乡试夺了魁，会试又中了进士，虽不是鼎甲，却也进入了二甲。现在又放了清安县的知县，是个实缺。多少人羡慕无比，而云鹏呢？他对这知县实在没多大兴趣，他就不知道知县要做什么？他今年还没满三十岁，看起来也只是个少年书生。在他，他宁愿和二知己，游山玩水，吟诗作对，放浪江湖，游戏人生。但他却中了举，做了官，一切是形势使然。偏又派到这样一个穷乡僻壤的清安县，他觉得，这不象是做官，倒象是放逐呢！

天色更暗了，下人们燃起了火把，轿子四周也悬上了风灯，一行人在山野中向前赶着路，他们今晚必须赶到驿馆去歇宿。驿馆在十里铺，十里铺是个小镇的名字，进了清安县境还要走五里路才能到。据说，清安县的乡绅大户，以及县衙门里的师爷书记奴才等，都在十里铺设宴，等着要迎接新的县太爷呢！而云鹏因为一路贪看风景，耽搁的时间太多，现在已经晚了。

火把的光芒在山凹中一闪一闪地摇晃着，风灯也在轿沿上晃荡。葛云鹏坐在轿中，下意识地看着窗外。天际，冒出了第一颗星，接着是第二颗，第三颗……整个天空都密布着星星了。山野里的风不大，声音却特别响，穿过丛林，穿过

山凹，穿过峭壁巨石，发出不断的呼啸。幸好是夏季，风并不冷，但吹到人肌肤上，那感觉仍然是阴森森凉飕飕的。

月光把山石和树木的影子，夸张地斜投在地上，是一些巨大而狰狞的形象。云鹏有些不安，在这种深山中，如果地方上不安静，是难保不遇到强盗和土匪的，如果新官上任第一天，就被抢了，那可不是很光荣的事。强盗土匪还罢了，假若有什么山魔鬼魅呢？云鹏知道，这一带，关于鬼狐的传说最多。

正在胡思乱想，忽然前面开道的人停了，接着，是一阵劈劈啪啦的巨响，火光四射。云鹏吃了一惊，难道真遇到强人了吗？正惊疑间，葛升拢着驴子跑了过来，笑嘻嘻地说：

“爷，我们已经进了清安县境了，所以在放爆竹呢！再下去没多久就可以到十里铺了。”

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云鹏放下了心。一行人继续向前走着，轿夫们穿着草鞋的脚迅速地踩过了那铺着石板的山路，石板与石板的隙缝间长满野草，不论行人怎样践踏与摧残，仍然自顾自地生长着。几点流萤，开始在草丛里与山崖边来往穿梭。云鹏斜靠在轿子里，虽然坐在软软的锦缎之中，仍然觉得两腿发麻。山风在山野里回旋，帘幔在风中扑打着轿沿，风灯摇晃，四野岑寂……云鹏忽然有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的感觉。

他似乎睡着了片刻，然后，忽然被一阵嘈杂的人声惊醒了。他坐正了身子，这才发现轿子已经停了，被放在地上。一时间，他以为已到了十里铺，再向外一看，才知道仍然在山野里，而四周都是火把，火光烛天。在火光中，是吆喝声、人声、叱骂声。

“怎么了，发生了什么事，葛升？”云鹏喊着，一面掀

开轿门前的帘子，钻出轿子来

葛升急急地跑了过来。

“爷，您不要惊慌，是一群猎人。”

“他们要什么，为什么拦住轿子？”

“不是拦住轿子，他们追捕一只狐狸，一直追到这官道上来了，现在已经捉住了。”

“捉住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爷。”

“让我看看。”

云鹏好奇地说，向那一群持着火把的猎人们走去，大家急急地让出路来。猎人们知道这是新上任的县太爷，都纷纷屈膝跪接，高呼请安。云鹏很有兴味地看着这些他的治民，那一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，腰上围着皮毛，肩上背着弓箭，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。在火把的照耀下，他们的脸孔都红红的，眼睛都亮晶晶的，云鹏闻到一阵浓郁的酒香，这才注意到，他们几乎每人都带着个酒葫芦。

人群既然让开了，云鹏就一眼看到了那被捆绑着的动物，那竟是只周身雪白的狐狸！这狐狸显然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奔跑和挣扎，如今在绳索的捆绑下，虽然已放弃了努力，但仍然在剧烈地喘息着。猎人们把它四只脚绑在一起，因此，它是躺在地下的，它那美丽的头颅微向后仰，一对乌溜溜的黑眼珠，带着股解事的、祈求的神情，默默地看着云鹏。

云鹏走了过去，蹲下身来，他仔细地注视着这个动物。狐狸，他看过的倒也不少，但从没看过这样全身雪白的。而且，这只白狐的毛光亮整齐，全身的弧度美好而修长，那大大的尾巴，仍然在那儿不安地摆动着。一只漂亮的动物！

云鹏由衷地赞美着，不由自主地用一种欣赏的眼光，看着那只白狐。那白狐蠕动了一下，随着云鹏的注视，它发出了一阵低低的悲鸣，那对亮晶晶的黑眼珠在火把的光芒下闪烁，一瞬也不瞬地盯着云鹏。云鹏望着那对眼睛，那样深，那样黑，那样求助地哀恳地凝视着，那几乎是一对“人”的眼睛！云鹏猛然觉得心里一动，怜悯之情油然而生。同时，他周围的人群忽然发出一阵惊呼，纷纷后退，象中邪似的看着那只白狐。云鹏奇怪地再看过去，于是，他看到那只狐狸的眼角，正慢慢地流出泪来。

一个猎人搭起了弓箭，对那只白狐瞄准，准备要射杀它。云鹏跳起身来，及时阻止了那个猎人。张师爷走过来，对云鹏说：

“猎人们迷信，他们认为这只白狐是不祥之物，必须马上打死！”

“慢着！”云鹏说，转向一个猎人，“你们猎了狐狸，通常是怎么处置，杀掉吗？”

“是的，爷。”

“它的肉能吃吗？”云鹏怀疑地问。

“肉不值钱，老爷。要的是它那张皮，可以值不少钱，尤其这种白狐狸。”

“这种白狐狸很多吗？”

“很少，老爷，这是我猎到的唯一一只呢！以前虽然也有白狐，总不是由头到尾纯白的。”

“这张皮能值多少钱呢？”

“总值个十两银子。”

“葛升！”云鹏喊。

“是的，爷。”葛升应着。

“去取十五两银子来。”

“是的，爷。”

“我用十五两银子买了这只白狐，可好？”云鹏问那个猎人，“你们愿意卖吗？”

那猎人“噗”地一声跪了下来，垂着头说：

“老爷喜欢，尽管拿去吧，小的们不敢收钱。”

“什么话！”云鹏拍拍那猎人的肩，“把银子收下吧，不要银子，你们靠什么生活呢？葛升，把银子交给他们收下！”

“不！小的们不敢！小的们不敢！”猎人们叩着头，诚惶诚恐地说。云鹏不自禁地微笑了起来，他知道，他有一群憨直而忠厚的子民，他已经开始喜欢起这个地方了。葛升拿着银子，看了看主人的脸色，他对那些猎人们大声说：

“爷说给你们银子，就是给你们银子，怎可以拒绝不收呢？还不收下去，给爷谢恩！”

于是，那些战战兢兢的猎人们不敢拒绝了，收了银子，他们跪在地下，齐声谢恩。云鹏笑嘻嘻地看着那只白狐：

“现在，这只狐狸是我的了？”

“是的，爷。”

云鹏把手放在那白狐的头顶上，摸了摸它那柔软的毛，对它祝福似的说：

“白狐啊，白狐啊！你生来稀罕，不同凡响，就该珍重自己啊，现在，好生去吧！森林辽阔，原野无边，小心不要再落网罢啊！”

说完，他站起身来，对猎人们说：

“好了，解开它，让它自己去吧！”

猎人们面面相觑，没有表示任何意见，他们走上前去，三下两下就解开了那狐狸的绳索。除去拘束之后，那白狐立刻一翻身从地上站了起来，摆了摆头，抖动了一下身上的毛，就昂首而立。星光下，它混身的白毛白得象雪，眼珠亮得象星，站在那儿，它有种难解的威严，漂亮而华贵。

“好畜牲！”葛云鹏点点头，挥了挥手，“不要管它了，上轿吧，我们又耽误不少时间了！”

他转过身子，上了轿。猎人们都俯首相送。他坐在轿中，拉开帘幔，对那些猎人挥手道别。轿子抬起来了，正要前行，忽然间，那只白狐跑了过来，拦在轿子前面。轿夫们呆住了，愣愣地看着那只白狐，云鹏也奇怪地望着它。那白狐低着头，垂着尾巴，喉咙里发出柔和的，低低的鸣叫，似乎有满腹感激之情，却无从表达。然后，它绕着轿子行走，缓缓地，庄严地迈着步子，一直绕了三圈。月光之下，山野之中，这白狐的行动充满了某种奇异的、神秘的色彩。接着，它在轿前又停了下来，低低颌首，又仰起头，发出一声短暂的低啸，就扬起尾巴，象一阵旋风一般，卷进路边的丛林里去了。只一眨眼的工夫，它那白色的影子，已在丛林里消失无踪。

“君子有好生之德。”云鹏喃喃自语，“好好去吧，白狐！”

轿子向前移动了，一行人继续在暗夜的山野里，向前赶着路。山风清冷，星月模糊，远方，十里铺的灯火，已依稀可见了。

二

夏日的午后，总是倦怠而无聊的。云鹏坐在他的书房中，握着一卷元曲，不很专心地看着。他的小书僮喜儿，在一边帮他搦扇子。上任已经半个月了，他已熟悉了这个朴实的小地方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民风恬淡而淳朴，很少纷争，也很少打斗。半月以来，他只解决了一两件家庭纠纷。县太爷的工作，是清闲而舒适的。

这县城名叫杨家集。为什么叫杨家集，已经不可考，事实上城里姓杨的人家，比姓什么姓的都少。想当初，这儿必定是个赶集的市场。现在，这里也有上千户人家，而且，是个小小的皮货集散地。因为皮货多，外来的商贾行旅也很多，于是，酒馆、饭店都应时而生。再加上一些走江湖的戏班子，变戏法儿的，耍猴儿的，也常常到这儿来做生意，所以，这杨家集远比云鹏预料的要热闹得多。

县衙门在全城的中心地带，一栋气气派派的大房子，门口有两个大石狮子守着门。知县府邸就在衙门后面，上起堂来倒十分简单。知县府是全城最讲究的房子了，前后三进，总有几十间屋子，画栋雕梁，中间还有个漂漂亮亮的大花园。

云鹏已把家眷接来了，夫人名叫弄玉，长得非常雅丽，而且温柔娴静。如果说云鹏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地方，就是弄玉生过两个孩子，都是女儿，一个叫秋儿，八岁，一个叫冬儿，六岁，从此，就没再生育过。因为没儿子，弄玉比谁都急，常常劝云鹏纳妾，但是，关于这一点，云鹏却固执无

比，他常对弄玉说：

“生儿育女，本来就是碰运气。倒是夫妇恩爱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们本不相识，因父母之命而成亲，难得彼此有情，这是缘份。如果为了生儿子而纳妾，那个姨太太岂不成为生儿子的工具？这是糟踏人的事，我不干！”

听出丈夫的意思，似乎碰到了知心合意的人，以“情”为出发点，则纳妾未尝不可。于是，弄玉买了好几个水葱一样的标致丫头，故意让她们侍候云鹏，挑灯倒茶，磨墨搨扇……但是，那云鹏偏不动心，反打发她们走，宁愿用小书僮喜儿，弄玉也就无可奈何了。私下里，丫头们称云鹏作“铁相公”，说他有铁一般的心肠，也有铁一般的定力，怎样如花似玉的人儿，他都不会动心。

现在，这个“铁相公”就坐在书房中，百无聊赖地看着元曲，这时，他正看到一段文字，是：

“香梦回，才褪红鸳被，重点檀唇胭脂腻，匆匆挽个抛家髻，这春愁怎替？那新词且寄！”

一时间，他有些神思恍惚，合上书，他陷入一阵深深的冥想中。书僮喜儿，在一边静悄悄地搨着扇子，不敢打扰他，看样子，主人是要睡着了。房里燃着一炉檀香，轻烟缭绕，香气弥漫。绿色的竹帘子低低地垂着，窗外有几枝翠竹，有只蝉儿，不知歇在哪根竹子上，正在知溜知溜地唱着歌。片刻，蝉声停了，屋里更静，却从那靠街的一扇窗子外，传来一阵婉转而轻柔的、女性的歌声。云鹏不由自主地精神一振，侧身倾听，那歌声凄楚悲凉，唱的是：

荒凉凉高秋时序，冷萧萧清霜天气，
怨嘹嘹西风雁声，啾唧唧四壁寒蛩语，

方授衣，远怀愁几许？
沾襟泪点空如雨，
和泪缄封，凭谁将寄？”

然后，歌声一变，唱的又是：

“野花如绣，野草如茵，
无限伤心事，教人怎不断魂？
断鬼衔冤旧鬼呻，销形成灰烬，
唯有阴风吹野怜，惨雾愁烟起，
白日易昏，剩水残山秋复春！

……

万里羁魂招不返，空落得泪沾巾，
念骨肉颠连无告，只得将薄奠来陈，
酹椒觞把哀情少伸，望尊魂来享殷勤！

……”

那歌声含悲带泪，唱唱停停，婉转凄切，令人鼻酸。而在歌声之中，又夹着许多嘈杂的人声和叹息声。云鹏身不由己地坐正了身子，对喜儿说：

“喜儿，你叫葛升到外面街上去看看，是谁在唱这样悲惨的曲子？有没有什么冤屈的事情？”

“是的，爷。”

喜儿去了，云鹏仍然坐在那儿，听着那时断时续的歌声。越听，就越为之动容，歌女唱曲子并不稀奇，奇的是唱词的脱俗和恻恻。片刻之后，葛升和喜儿一起来了。垂着手，葛升禀报说：

“爷，外面有个唱曲儿的小姑娘，在那儿唱着曲子，要卖身葬父呢！”

“什么，卖身葬父？”云鹏惊奇地问。

“是呀，她说她跟着父亲走江湖，父亲拉琴，她唱曲，谁知到了咱们杨家集，她父亲一病而亡，现在停尸在旅邸中，无钱下葬，她愿卖身为奴，只求安葬她的父亲。”

“哦，”云鹏沉思着。那歌声仍然不断地飘了过来，现在，已唱得格外悲切：

家迢迢兮在天一方，
悲沦落兮伤中肠；
流浪天涯今涉风霜，
哀亲人兮不久长！

……

云鹏皱了皱眉，抬起头来，看着葛升说：

“有人给她钱吗？”

“回禀爷，围观的人多，给钱的入

云鹏感慨地点点头。

“葛升！”

“是的，爷！”

“你去把她带进来，我跟她谈谈。”

“是的，爷。”

葛升鞠躬而退。喜儿走过来，依然打着扇子。一会儿，那歌声就停了，再一会儿，葛升已在门口大声回禀：

“唱曲儿的姑娘带来了，爷。”

云鹏抬起头来，顿时间觉得眼前一亮，一个少女正从门口轻轻地、缓缓地走进来。她浑身缟素，从头到脚，一色的白。白衣、白裳、白腰带、白缎鞋，鬓髻上没有任何珠饰，只在鬓边簪着一朵小白花。这一色的素白不知怎的竟使云鹏